

124.8
241C,

台灣
蕭逸
著

仇俠斗淫魔

武俠小說



目 录

上 集

- 父母遭毒手 艺成复血仇 (3)
鼓楼显内功 和尚自嚼舌 (43)
追踪奇女子 途生节外枝 (79)
神秘老道士 辣手小沙弥 (123)
与老道交手 探门派实力 (153)
少侠示名剑 身份难猜测 (189)

中 集

- 道士连环阵 猴儿勇过关 (247)
突来不速客 观内大屠杀 (269)
师弟与道姑 互生爱慕情 (305)
寻访钱木儿 复仇有线索 (335)

突来老婆婆	心中感疑惑.....	(367)
雪地受袭击	洞悉派内情.....	(413)
心存仁义念	火海救仇敌.....	(469)

下 集

荒郊会老僧	木鱼扰心神.....	(497)
寒夜咽江水	图解已寻回.....	(559)
两老较高低	坟内生死战.....	(615)
狡猾老和尚	掳娃儿对峙.....	(679)
毁掉家传宝	了结血海仇.....	(717)

仇俠斗淫魔

上集

父母遭毒手
藝成復血仇



父母遭毒手 艺成复血仇

深夜，寒风凌厉，初冬的白雪，覆盖着巫山，如同是一个白色的大帽子。

在一条曲折的山径上，两匹快马急驰如飞，阵阵的蹄声，划破了寂寥。

皑皑的雪光之下，看清了骑马的人，他是一个四旬开外的壮士，身材颀长，剑眉星目，但是此刻却显得狼狈不堪。

他淡青色的长衫上，有着一块块未干的血渍，左肩的刀伤还在一阵阵地冒着鲜血，血几乎染红他那阔大的袖子。

他右手紧握着宝剑，并且牵着后面那匹马的马缰。

他身后那匹马上，捆着一个妇人的尸体，她死得很惨，满身伤痕，乌黑的头发，披垂下来，搭在了马肚子上，口中的淤血一路滴着。

在那剑客的身前，坐着一个五岁大的孩子，他穿着一套月白色的小袄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远远的看着，两双小拳头捏得紧紧的，稳坐在那剑客的身前动也不动。

那剑客一脸悲怆和惶恐，额头的汗水，滴过了眉毛，滴流到嘴唇，然后再垂滴到染满了血渍的衣襟上。

他一言不发，两片惨白的唇紧紧地闭着。

他剑眉紧皱，一双深邃的眸子里射出了奇光，催着那两匹骏马，发狂般的向山上跑去。

并没有人追赶他们，但是他却像亡命一般，一味狂奔，马

蹄扬起一大片雪泥。

片刻之后，远处可以看见一座庙宇，深掩在丛树之中，剑客精神一振，越发加急的赶了过去。

深灰色的庙门紧紧的封关着，大门环上挂着皑皑冰雪，由于这座庙宇地势隐秘，所以越发显得阴暗。

那人赶到了庙门之前，猛然勒住了马，腾身而下。

那孩子仍然挺坐在马背上，动也不动。

他下马之后，一连几个踉跄，才把身站稳。

他把右手的宝剑，轻轻的插进了冰雪之中，然后轻抚着自己左肩的伤口。

那伤口的血渍已经冻上了，他很快的把手拿开，回头张望后面，好似在担心着有什么人在追赶他们。

马背上的孩子，仍是一声不响，像是被吓傻了。

那受伤的剑客，用着极其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羽青，不要动，我去叫门。”

那孩子一言不发，默默的点着头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流露出愤恨和坚毅的神色。

那中年剑客，面上飘过一阵凄惨的神色，他伸手拍拍孩子的背，哽咽道：“好孩子！这一路真难为你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已经流下了两行眼泪，急忙转过了身，用力的击在庙门的大铁环上。

他拍得很急促，一阵沉浊的声音，划破了寒夜的寂静。

他焦急的拍了一阵，铁门上的冰雪四溅，铿铿的声音传出了老远，但是并没有一人来应门。

那中年剑客显然异常焦急，他狠狠的跺了一脚，低声的骂道：“莫非这些和尚都死绝了？”

他又用力的拍击了几下，依然没有回音，他转过了身子，对马上的孩子说道：“青儿莫动，爹进去开门……”

那孩子点点头，两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中年剑客又叹了一口气，把雪地中的宝剑抽出，这才翻上了墙头。

寺院之内一片黑暗，静悄悄的，他自语道：“这么大一个庙宇，难道没有一个僧人？”

他很快的落了地，把铁门上的大门栓取了下来，然后拉开了一扇庙门。

庙门开了之后，那孩子即握住了缰轻轻一带，马儿跨进了庙，后面那匹驮尸的马也跟了进来。

那中年剑客，似乎被这孩子出奇的镇定所震惊，他怔一怔，很快的关上了门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下马吧！我们要休息休息！”

那孩子的小手轻轻的按住鞍桥，很快的翻下了马背。

或许是由于坐得太久，他轻轻的活动双腿。

那中年剑客关心的说道：“青儿，你没什么吧？”

羽青点点说道：“爹！我很好！”

这是他这么长一段时间来，第一次开口说话，童音之中，渗有悲愤之情，可以听得出来，这孩子是在抑制自己的悲伤。

那中年剑客凄凉的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！把马牵到庙下，我……我要照顾你妈……”

他说着，把那妇人的尸体抱了下来，用着梦呓般的声音低语道：“倩如，我们安全了，没有人再追赶我们，我要好好的照顾你……！”

他贴在那张冰凉和满是血污的脸上，喁喁低语，如同是一个疯痴的人。

羽青把马拴在了廊下，回头道：“爹，我拴好了！”

那中年剑客这才惊觉过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进房去。”

说着进入了一间禅房，室内空无一人，他把尸体放在地上，宝剑靠在了墙根。

他伏在那尸的耳旁，低声的、悲声的说道：“倩如，现在没事了，你好好的休息吧……”

他的声音，充满了挚爱，仿佛她还活着。

孩子靠着墙根坐下，房中又黑又冷，却有一股浓厚的血腥味。

那中年剑客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！想不到我桑云从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！”

他喟叹着，连连的跺着脚，然后再度提着宝剑，对桑羽青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莫动，陪着你娘，我出去看看！”

桑羽青答应着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动，目光也从不望那尸首一眼。

桑云从提着宝剑，走出了这间禅房，他把前院一带踏了个遍却不见一个人影。

他不禁仰天而叹，道：“东凡和尚不在，看来是天绝我也！”

才说完这句话，后院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，桑云从不禁霍然一惊。

他握紧了手中的宝剑，忖道：“莫非他们这么快就赶来了？”

他倾耳静听，半晌没有声息，北风吹个不住，卷起了地上的积雪，夜是这么的凄凉。

桑云从咬着嘴唇，握紧着手中的宝剑，沿着一条走廊，走向了后院。

这时，又是一声低沉和苍老的咳嗽之声，由一间小禅房中传了出来。

桑云从握紧了手中的宝剑，沉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室中传出个低弱和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唔——这庙中还有人么？”

桑云从略为迟疑，很快的走了过去，推开了房门，室内一股浓厚的草药味。

他心情放松下来，摸出了火摺子，打着之后，这才看清了室中的情况。

这是一间极为简陋的禅房，除了一张木桌，和一张小床外，便只有一张如来佛的像了。

床上卧着一个白发皤皤的老人，衣衫褴褛，似有重病在身。

桑云从不禁皱着眉头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住在这里？”

那老人呻吟了两声，说道：“我是行路之人，因为有病，在此暂时安身……”

桑云从接着问道：“这庙里的主持东凡和尚呢？”

那病人摇着头，低声的说道：“我已经来了八天了，就没见一个和尚！”

桑云从面上现出了一层失望之色，自语道：“唔——真是怪事，这些和尚哪里去了？”

病老人问道：“你贵姓？——唷！你怎么受了伤？袖子上满是血……”

他说着，看见了桑云从手中的宝剑，说道：“吁！原来你是会动武功的人，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？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桑云从已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“我粗通医理，可惜没有多少时间，你若愿意，我可以为你诊治一下。”

病老人连连摇着头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这是老毛病，治了也是这样，倒是你自己的伤要紧，血流得太多了！”

桑云从苦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谢谢你关心，我自会小心！”

他说着返身而去，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又转过了身子，说道：“老先生，少时或许还有人来，若是发生任何事情，你千万不可出来张望，以免受到牵连！”

桑云从说完之后，很快的出了这间禅房，把这一座不算太小的庙宇踏了个遍，果然不见一个和尚，便怀着疑虑和失望的心情，回到房内。

他用水洗涤了伤口，然后敷了药，裹上了一块衣服包裹着。

他把孩子揽在怀中，低语道：“青儿，我们虽然暂逃一死，可是东凡师父不在，敌人早晚还要寻来，未来之事毫无把握，现在我们的处境你可明白？”

桑羽青轻点着头，说道：“爹！我明白！”

桑云从惨然一笑，把他抱得更紧些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这两天来你虽然不说话，可是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……好好的记着仇人的名字，将来为娘报仇！……”

桑羽青望了那妇人的尸首一眼，泪水在眼中打转，但他却强忍着，连连的点着头。

桑云从也几乎落下泪来，惨笑道：“好孩子不要落泪！赶快拜别你娘，我要抱你远走了！”

这孩子出奇的镇定，跪在妇人的尸体旁，紧紧的拥着，小咀囁囁低语。

桑云从转过脸去，这个不可一世的江湖奇侠，再也忍不住，流下了两行血泪。

半晌，桑羽青才站起身来，他脸上挂着泪，双目发光，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孩子，让人感到他隐伏的力量。

桑云从拉着他的手，出了房，说道：“孩子！下山之后，顺着江边赶到‘巴东’去，爹若是逃得过去，明晚会来找你，不然……你以后就是一个人了！”

孩子返回了身，紧紧的拥住了桑云从，早已泪如雨下。

他们父子抱头痛哭，良久，谁也舍不得动一动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蹄声，桑云从面色大变，霍然站了起来，跺脚道：“糟！我只顾说话，耽搁了时间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！”

桑羽青捏紧拳头，挺起了小胸脯，说道：“我不怕他们！”

桑云从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我知你不怕他们，可是现在你还小……”

他一时急得没了主意，突然之间，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，他抱起了桑羽青，如飞似的向后院急跑去。

他跑进那病老人的房中，把羽青放了下来倒地就拜，把那病人弄得莫明其妙。

他高声说道：“啊！这位壮士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……”

桑云从匆匆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们仇家找来了，这孩子是我唯一骨肉，请你把他藏在身后，无论如何留这一条根，我桑云从万代均感……”

老人拉着桑羽青的手，说道：“这……好吧！你放心，我

有办法，叫人找不着他！”

桑云从闻言大喜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多谢老先生！多谢老恩公……”

他匆匆的爬了起来，把孩子搂得紧紧的，哭着说道：“青儿，记着爹的话，平安之后，立刻到‘巴东’去，少时不论爹之生死，你绝不可出来，知道么？……”

桑羽青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爹……”

蹄声越来越近，桑云从肝肠寸断，他狠心的推开了桑羽青，说道：“孩子！爹去了……”

他狠狠跺了一脚，推门而去。

桑羽青扑到门口叫道：“爹！……”

一阵雪花扑到他脸上，桑云从已经去得没了踪迹。

病老人在身后唤道：“孩子，回来吧，把门关好！”

桑羽青发了一阵呆，一双小手推上了门，回身望着这个陌生的老人。

他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闪闪发光的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老人笑了起来道：“好个无礼的孩子！我叫方亦飞，你就叫我方公公好了！”

桑羽青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方公公，你会不会武功？”

病老人没有回答，却低声的自语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若不是我正渡大关，你们父子……”

老人的声音非常低，桑羽青问道：“方公公，你说什么？”

方亦飞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孩子！我有重病在身，不能够移动，就是我有天大的本领也使不出来！”

桑羽青闻言似乎有些失望，方亦飞这时撑起了身子，说

道：“来！孩子！你扶我起来。”

这个老人，居然病得连行动均感到困难。

桑羽青走了过去，把这有病的老人扶了起来，方亦飞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后窗那边有张椅子，你扶我过去。”

桑羽青答应着，扶着方亦飞缓缓的走了过去，他坐在那张椅子上，喘息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你把窗户推开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你爹爹的情形。”

桑羽青很快的将窗推开了一缝，牛毛飞雪之中，桑云从右手提剑，昂立在那间禅房的门口。他的形态虽然非常狼狈，可是却昂然不惧，如同一个中了埋伏的大将，虽败犹不可辱。

桑羽青看到这种景象只觉一阵心酸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！

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孩子，在外人的前面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

这种情形看在方亦飞的眼中，亦不禁暗暗点头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那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停在了庙门以外——

桑云从缓缓的提起了宝剑，当胸平搁。一双精光四射的俊目，注射着那高高的院墙。紧接着，两知鬼魅般的人影，飘上了墙头。

他们的身法极高，偌大两个人落下来，竟连墙头的浮雪都没有扫下一丝。

这两个突然出现的怪人，都穿着一身劲装，各自执着一把短剑和一条九节鞭。

皑皑的雪光反映在他们脸上，看来都不过三十岁，生得虎背熊腰，甚是彪壮。

桑云从长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杜心源，杜心濂，你们来得好

快!”

身材略高的夜行人笑道：“桑云从，你逃到这里，已是死路一条，不久他们都会来此，我看你还是拿出来吧!”

桑云从镇定如恒，冷笑道：“杜心源，你现在讲这些话，岂不是迟了些?”

杜心濂在旁接口道：“桑老师，你执迷不悟，一定要弄得满门俱灭呢!”

桑云从闻言，发出了一阵凄厉的笑声，说道：“我一家三口，已去其二，我还留着这条老命作什么?”

杜心源笑了笑说：“你不必与我要花样，我知道你的幼子也在此庙中。”

桑云从闻言一惊，但是他镇定着，说道：“随你们怎么说，快些动手吧!”

墙头上的兄弟二人，身躯一扭，同时落下墙来。

杜心源沉着声说道：“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如果要活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桑云从已断然道：“两个小辈，别看我在落难之中，若是取你二人性命，还是易如反掌!”

他单剑当胸，向前跨了一步，虽是残伤之躯，却豪气逼人!

杜心濂转过了头，低声对杜心源道：“哥哥，爹爹他们就快来了……?”

杜心源却在犹豫，显然他知道桑云从的一身剑术，是不可轻视的。

但是杜心濂欺他受伤，喝道：“桑老师，你不听忠告，想我们不客气了!”

桑云从狂笑着说道：“来吧！来吧！孩子们……”

他修长的身躯，如同鬼影子一般，向杜心濂扑了过去，掌中长剑，经天长虹一般，劈向杜心濂的左肩。

桑云从虽然身负有重伤，但却神勇如虎，这一剑真的是惊天动地！

如此凌厉的剑术，杜心濂哪里敢接？

他急急喝道：“哥哥，躲！”

他们兄弟二人，分别向左右闪开，但是桑云从剑如神龙，反腕一震，长剑夹着凌厉破空之声，于雪花飞舞之中，刺向了杜心濂的咽喉。

杜心濂惊得大叫，身子拼命一拧，但是还没有躲出去，长剑已然划在他左肩之上。

只听“嘶！”的一声脆响，鲜血迸出，杜心濂一声痛叫，踉跄退出。

桑云从如同一只疯虎，掌中金剑急起直追，抵向他的背后。

杜心源大惊，九节鞭一甩，闪闪发光的鞭头，向桑云从的后脑就点。

桑云从宝剑收回，猛转身，喝道：“小子敢尔！”

“呛——”一声脆响，九节鞭砸向一旁，桑云从单剑如飞，已然顺势挑向杜心源的后胯骨上。

杜心源一声惨叫，身子摔在了雪地上，桑云从咬紧了牙，大喝道：“与我妻尝命来！”

紧接着，一声惨厉的叫声，桑云从的长剑，已经刺入了杜心源的心窝。

他如同疯狂一般，一连三四剑，杜心源已然面目全非，死

在了青光剑下。

这不过是一两个照面，杜心源已然惨死，杜心濂吓得魂不附体。

他手中的短剑也脱了手，抚着自己的伤口，发狂般的逃口中叫道：“爹爹快来！爹爹……快来！”

他正要越墙而去，十条人影如风，已经拦在他的面前。

长剑耀目，他对面是一张愤怒和疯狂的面孔，不禁发出一阵颤抖。

桑云从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杜心濂！你们赶尽杀绝，竟也有走单的时候，现在落在我手中，岂不是天网恢恢？我万料不到，在我死前，还能除去你们这对恶枭，真是上天有眼了！”

杜心濂惊恐的说道：“你……我爹爹就在庙外，他绝不依你……”

桑云从仰天长笑道：“杜春山迟来一步，你们兄弟遭此报应，真是大快人心……哈哈……”

他说着仰天狂笑，使人有一种恐怖和凄凉的感觉。

杜心濂恐怖的嘶声叫道：“爹爹！爹爹！”

桑云从的长剑已然劈来，他拚命的闪逃，狂呼救命，但是桑云从绝不放松。

终于，他那柄热血未干的长剑，又插入了杜心濂的心窝！

杜心濂发出了一声惨厉的狂叫，桑云从一拍腿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把他踢出一丈以外，鲜血溅了自己一身。

杜心濂在雪地中打滚，最后归于沉寂，雪地上留下了一大片的血印……

这突然出现的兄弟二人，就这么迅速的丧命在桑云从的